



郭麐《潍县金石志》（局部），丁锡田小书巢抄本影印内页。（资料图片）



丁锡田

妹家附近建茅屋遮风挡雨 编撰童蒙读物送邻家学生

回到潍县，郭麐形影相吊，穷老无依，只得依居妹家。妹适李氏，初嫁时李氏即为勉强衣食自给人家，郭麐在《送妹适李三公符》诗中记道：“嫁礼黄箱薄，家风白绢贫，一般堪慰处，夫婿是儒巾。”又经连年饥荒，大约已经贫穷不堪。妹丈李符，行三，虽为“儒巾”，后来的资料却透露，此人人为人鸡肠鼠肚，郭麐为郭熊飞幕宾时，尚殷勤来往，及至回到潍县，渐为冷落，甚至发生了些许齟齬。妹妹初嫁时，郭麐尊称其为“李三公符”，在另一首答诗中，却直呼其为“李三”。人情凉薄，再加妹家自顾不暇，潇然归来的郭麐，只得在白浪河西畔依妹家近处，建起茅屋一间，遮风挡雨。当然，视为生命的半床书稿是必须拿到这里的。

他把“新居”自号“马磨新斋”，自况为一匹拉磨的老马，只要半床书稿一天存在，他就要一天不停地像绕着石磨转圈那样走下去。斋邻乡塾。塾生刘桂庭、梁凤鸣上进好学，家境贫寒，因无资购书受困。郭麐深为同情，日夜勤劳，编撰出童蒙读物分送二生。因是急急撰就，自名为《急就新编》。时在暮年，衣食无继，郭麐完成了这一人生最后的著作。

视学登门知音再现 抄书送上石沉大海

风烛残年，孰料另一位诗文知音出现了。汪鸣銮，字柳门。浙江钱塘籍，寓居苏州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进士，以庶吉士朝考进入仕途，先后任内阁学士、工部侍郎、吏部侍郎等。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成为“清流帝党”，反对割让台湾和签定不平等条约，力主拒和再战，被光绪帝十数次召见。史书记载，其学问渊博，主张训诂以学经。曾上书朝廷，提议将东汉诂训大家许慎从祀于文庙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，以侍郎銜视学山东，闻郭麐之名来到潍县，身入乡野，屏退驺从，“携奚童”过门相访，相见恨晚，议论风生，郭氏对金石文字的见解，使其倍为心折，不觉日已西斜。留下银两周济贫穷，拒绝不许，许为请奖“显秩”，不为所动。当答应留金为抄写书籍所用，应允为其校刊金石志等书面世时，郭麐一躬到地，并捧出“郭麐乞食之瓢”，请在瓢上铭篆留念，视学大人欣然应允。

郭麐有幸，只此一节，足可成就了他的“高士”之名。正如后来《潍县志稿·高士》小序中所说：“高尚其志，不事王侯，尚矣！”

雇人抄写，亲自校勘，勉力三月有余，去伪存真，择其重要，《潍县金石志》8卷，《潍县金石遗文录》1卷，《金石拓临底本》1卷，《诗》8卷等4书终于抄写毕，托族孙郭镇彝赶往省垣，珍重地送往学台衙门。

没想到的是，对于郭麐，这又是一场沉重打击。就在汪鸣銮积极准备实现承诺时，数年前

傲骨嶙峋
不慕名利



回潍县后，郭麐在妹家附近建起茅屋“马磨新斋”，继续完成书稿。山东视学汪鸣銮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位知音。可惜汪鸣銮被革职，为郭麐校刊金石志等书面世的承诺化为泡影。大限之际，郭麐将著作书稿及陈介祺与自己的信札悉数托付于好友王承吉。丁锡田谨遵其塾师王承吉之托，刊印郭麐著作。

在京师与帝党领袖翁同龢“朝夕相聚”，密谋支持“公车上书”，旧事重提，被人弹劾。“东窗事发”，引得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咬牙切齿，一纸薄薄的诏书，以“迹近离间”罪名革去了他的官职，永不叙用。郭镇彝送去的抄书石沉大海！

仰天长叹，涕泗横流，幸与不幸，谁能说得清楚？

书稿信札交好友王承吉 珍存遗稿文脉得以流传

在马磨新斋中又过了10年，光绪十九年(1893)，病且老的郭麐自知大限将至，将全部著作书稿及陈介祺与自己的信札悉数托付于好友王承吉。

王承吉，潍县城东关人，字顺卿，与郭麐友善，曾被城中“十笏园”丁氏聘为塾师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有这样简要的资料。仔细检阅郭麐遗作《望三散人感旧集》，发现书中两次出现一位“王郎”。一在诗作书后跋诗小序中，开篇即说：“新交王郎爱诵予小诗”，一在前面说到过的《答李三》诗中。作一个大胆的猜测，这里的“王郎”极疑似为王承吉。《答李三》全诗如下：“经年常觉病三分，郑重频来见顾勤。落魄安知非益我，多才自谢不如君。牛羊村里甘为伍，鸾凤天边早失群。休道王郎爱痴叔，深松茂柏已遮云。”破译一下，多年来已与王郎频繁往来，借用“王郎”自己的话：你虽然生活落魄了，又怎么知道在学问上不能对我有所教益呢？学问造詣我确实是不如你的。李三，疑似即妹丈李符。或许是怀疑王郎频来郭麐之处有所企图，才引起了诗人直呼为“李三”的回答：埋首荒村，牛羊为伍，故作谄媚能得到些什么利益？二人之间只是诗文学上的相互切磋、教学相长罢了。《感旧集》刊行于1850年，如猜想成立，郭麐乡居杨峡别墅之初，就与王承吉交为学问执友。“休道王郎爱痴叔”，以年龄论，郭是王的长辈，正如他与陈介祺之间，是金石学问的“忘年之交”。与其把自己喻为一棵深松，“王郎”就是新成长起来的茂柏。

1893年12月24日，郭麐溘然长逝，终年71岁。半生风雨，贫病交加，一贫如洗，竟至无力下葬。王承吉奔走呼号，四处募资，才使远行的诗魂得以安眠在九泉之下，并将郭氏全部遗稿珍存在家中。

丁锡田不负塾师重托 记郭麐事略留下史料

丁锡田，字稼民，号倬千。潍县城里人，出身于潍县名门“十笏园”丁氏家族。一生博览群书，尤醉心于乡邦文献，藏书丰富，集有乡邦文献和名人遗著数百种。与国内史学大家顾颉刚等多有往来，曾为顾颉刚为主组建的“北平禹贡学会”会员。其勤于著述，刊行问世有《潍县历史谭》《潍县乡贤传》等数十种，幼年时从学于王承吉。他在后来的文牋记述：“民国五六年间，锡田从王先生问字，王先生以（郭麐）遗书付锡田，嘱为刊印。并云：‘先生与文懿（陈介祺谥号）为文字交，非论学未曾时至其门。’谈次出陈手札一册相示，皆当时两人讨论彝器碑帖者。”为这位乡邦先贤的学识和品行所感动，年幼的丁锡田当即答应。

数年后，王承吉去世。丁锡田不负乃师重托，持《潍言》等书，奔走游扬于沪上、燕、齐等地，海内有识之士“咸服”郭麐之品学。1931年，丁锡田又以自己主编的《小书巢从刊》刊印郭麐所著《两汉北海郡国县摘案》《潍县古城考》行世，并抄录《潍言》《潍县金石志》送山东省立图书馆公藏。

1936年，借《郭氏族谱》续修之际，丁锡田撰写了《郭子嘉先生事略》一文，录于谱内，以翔实的史实珍存了郭麐的人生资料。《事略》最后这样写道：“呜乎！先生以世家子，虽贫无所遇，其所著书实非舞文弄墨者所能及。傲骨嶙峋，不谐世俗，胶州柯凤荪学士劭恣赞其品学，允为高士，宜哉！”

从陈介祺、郭麐到王承吉，再到丁锡田，一条散发着乡邦文化馥郁书香的河流在奕世流淌。弹指200年过去，陶渊明有歌：“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在这条河流的岸畔上，郭麐以其高尚的品格和丰富的学识，竖起了一座山陵。

本期图片由孙兆颖提供（署名除外）

本期参考资料：《潍县志稿》《望三散人感旧集》《春韭园随笔》《潍县竹枝词自注》等，于叶盛提供部分资料。